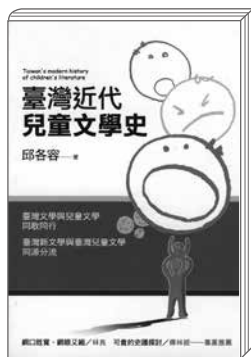


歷史不留白：《臺灣近代兒童文學史》介評

資深兒童文學作家 | 傅林統



臺灣近代兒童文學史

邱各容著 | 秀威資訊科技

201309 / 422 頁 / 21 公分 / 500 元

平裝 / ISBN 9789863261544 / 863

* 彌補臺灣兒童文學史的空白

拜讀邱各容著《臺灣近代兒童文學史》，深感慶幸，那就是臺灣兒童文學的整體歷史，從此將不再留白。

日本在臺灣，全力推行國民教育，兒童文學的耕耘，是有他的政治背景的。然而不管怎麼說，日本統治時期臺灣兒童文學絕不是空白，甚至是豐富而蓬勃的。

可是終戰以後，有關臺灣兒童文學史的論述，就像林良先生所說的：「習慣上都是從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臺灣光復說起。這是因為論述者對日治時期的臺灣了解不多，資料又缺乏，所以想談也無從談起。」

邱各容先生（以下稱作者）長年以來，熱衷於臺灣兒童文學的史料蒐集、分析、探討、研究、整理，日積月累，有了鉅細靡遺的資料，然後秉持「多少資料、多少證據，說多少話」的嚴謹史觀，踏實的寫下《臺灣近代兒童文學史》。

為了「歷史不留白」，作者可說全身奉獻，而且懷著濃烈的歷史使命感、純真的民族情懷、理性的思維、排除偏頗的意識形態，一步一步蒐集、研判、彙整，然後一筆一筆刻畫完成的學術論著。

作者在完成臺灣第一本兒童文學史——《臺灣兒童文學史》的同時，就堅信光復前的日治時期，臺灣的兒童文學自有一番繁盛的景象，而且是在多元族群與多元創作的情形下發展起來的。

發表《臺灣近代兒童文學史》之前，雖然也有不少人談論相關的話題，但都是片斷的、引述的、侷限於某一個點的，如果以這些資訊去了解長達半世紀的日治時期的兒童文學，猶如以蠡測海，以管窺天，怎能彌補歷史空白？

作者許下宏願，遍尋相關資料，展開了他史料探索之旅。平時就留意蒐集的他，決意長時間進出國立臺灣圖書館，也遍詢耆舊，探訪第一手口述資料，經多年搜尋、醞釀、彙編，憑著他清晰的本土史觀，宏遠的世界觀，純真的兒童文學觀，於是當時的人、事、物，都躍然紙上，精采的論述果然條理井然的呈現在大家面前了。

歷史紀錄是民族的精神足跡，是值得人們珍視的龜鑑，凡是文明國家無不重視他們的歷史，近代尤其重視表徵高度文明的兒童文學史，臺灣豈可讓自己的兒童文學史殘缺不全！

作者認為完成《臺灣近代兒童文學史》，有其時間的壓力，也就是「適時」的必要性，史料殘缺尚可尋覓，但歷史的解釋豈可委之於他人！如果時過境遷非本土的史觀已蔓延之後再想修史，就會有更多阻礙和難為！使命感的驅使，使作者排除萬難達成願望，完美的彌補了臺灣兒童文學史的空白。

* 論述特殊環境成長的臺灣兒童文學

日人統治臺灣，最早是「武力鎮壓」，接著是「懷柔同化」，最後竟然是高壓的「脅迫皇民化」。臺灣的兒童文學可說是在這徘徊不定的環境、萌芽、成長、茁壯的文學藝術。

這種不穩定的時空環境，二次大戰期間渡過童年的筆者感慨猶深，那正是日本殖民統治的後期，「皇民化運動」如火如荼進行。「國語家庭」的推展，算是柔性的勸誘，至於祖先神位強迫廢除，改以祭祀日本祖神的「太麻」已經到了瘋狂的脅迫。

還好，雖在戰亂，那時的兒童仍然有機會接觸兒童讀物，感受文學藝術的美和趣味，滋潤了童心，啟迪了心靈的智慧，雖然皇民化的動作如影隨形，戰爭文學氾濫，卻也見到了當時的教育者，以及文學家對兒童的關愛。

日本統治臺灣，企圖把臺灣建設為「世界另類的殖民地」，也就是不但佔領土地，甚至也要佔領被殖民者的心靈，具體的作法就是「同化主義」與「皇民化運動」。

昭和七年（1932）日本共同通訊社出版的《臺灣大觀》，該社記者南宏說：「日本的殖民地策略有異於英國的隔離政策，而著重於同化主義。排斥英國在印度那樣的作法…採取文化的隔離、專注於利益的剝削。這或許也是一種好辦法，但一有機會，被殖民者便會爭取獨立，擺脫被殖民的苦難。日本的殖民政策是一視同仁，使本國人與殖民地居民渾然平等，讓他們由衷愛國，真心認同皇國。這是至為困難的措施，並非一朝一夕可蹴。要達成這目標，國語的普及、日本文化的薰陶、民族意識的認識是至為重要的。」

南宏的報導概括的說明日本殖民統治的意圖，不過事實上日本對臺灣總是軟硬兼施，雖言之鑿鑿反對「隔離」，日本小孩讀的卻是「小學校」，臺灣小孩讀的是「公學校」。臺灣人對「同化主義」的恩澤，卻避之唯恐不及，全臺各處隱藏著「漢學仔」，直至無法承受嚴重的威脅，文化傳承的活動才隱藏在作家的作品，尤其配合日人的民俗調查，發揚在童謠、民歌、諺語等藝文中。

在臺灣人的文化生活層面來說，這是個感覺既受關愛，又覺得受差別、受威脅的時代，就在這樣糾葛、錯綜的環境和年代，兒童文學的發展也是十分複雜的。作者憑著他深入的觀察，釐出了「共生」的基本現象，然後以兒童文學發展的實質事蹟，把半世紀的臺灣兒童文學分成四個時期，觀察的入微、精確的分期成功的給讀者清晰的概念。

一、「獨腳唱戲」時代：

這是武力鎮壓的同時推展同化教育，卻厲行報禁和言論控制的時代。然而日人臺北師範學校助教授兼總督府編修的宇井生，竟然在〈臺灣教育〉前後發表〈談臺灣的童謠〉、〈臺灣搖籃曲

和童謠〉、〈臺灣的謎語〉等，敲下臺灣兒童文學的第一聲。接著「口演童話」推動者西岡英夫來臺，熱衷於他的「童話事業」。吉川精馬創辦素質甚高的臺灣最早的兒童雜誌。平澤丁東任職總督府編修，卻憑著個人興趣編著《臺灣歌謠與名故事》。片岡巖的《臺灣風俗誌》，雖屬民俗研究之類的著作，但歌謠、傳說故事的蒐集，卻豐富了兒童文學的資源。可見日籍文人自有他們的良知和良心。發現這特殊事跡的作者也自有他獨到的史觀。

二、「花開並蒂」時代：

日本大正時代民主思想抬頭、民族自決觀念蔓延，武力抗爭轉為政治運動，而文官總督就任，政治文化都展現新局面的時期，兒童文學的活動、創作、出版自有一番新作為。此時期無論日籍作家、臺籍作家都淋漓盡致發揮創造力，形成「花開並蒂」的榮景。

作者對時代背景、文學活動，均有深入且中肯的觀察論述，且引述的資料更是無比豐富。

三、「黃金時期」：

這是跨越柔性的「同化時期」與脅迫性「皇民化時期」，也是從文官統治回歸武官統治的轉變期。這時期受中國五四運動的影響，發生轟轟烈烈的「新文學運動」。日籍居臺作家和臺籍新文學作家，同時都有極為出色的表現。

作者列出了西川滿、日高紅椿、窗道雄、池田敏雄、西岡英夫等日籍作家，以及賴和、連溫卿等 25 位臺籍作家的耕耘事蹟，見證黃金時期纍纍的豐收。

四、「承先啟後」：

此時期武官總督刻意要把臺灣整建為日本南進的基地，雷厲風行的「皇民化運動」，使得各層面的管制都陷入於高壓狀態。

作者把此時期承先啟後者的身影一一加以捕捉，給予清晰的描述，具體的浮現了這個時代兒童文學的面貌。這當中有赫赫有名的文豪，卻也有少為人所知，卻貢獻頗鉅的耕耘者，這些人都在作者筆下活在讀者心中了。

綜觀這四個時期，半世紀的日本殖民統治下的臺灣兒童文學，雖然隨著日本當局政策的變化而有起有落，但無論日人或臺灣人，不斷的有守護藝術文化、熱愛兒童的人們熱情投入，呈現了無比璀璨的豐盛果實。其中有幾件事使筆者印象極為深刻。

其一是作者對黃金時期繁花似錦的作家群，無論是日籍、臺籍，他們的身世背景、創作過程、作品介紹，都寫得如見其人般的生動入微。其中英年早逝的黃連發，是臺灣童詩的開發者——黃基博的父親，父子兩代，家學淵源，造福臺灣兒童，發揚本土文化的光芒，讀來格外溫馨感人。

其二是西岡英夫的推廣「口演童話」。這項活動是明治時代日本教育家和兒童文學家們攜手開創的重要工作。由著名作家巖谷小波、久留島武彥等人發起，並奔走各地親自演示。

「口演童話」一直延續到大正時代，又有大批教師加入，並成立「口演童話研究會」企圖作聽覺與視覺的閱讀相連結。不過一時受到政治影響，陷入「軍國主義的感人美談」，幸而「回歸文藝童話」的呼聲十分響亮，逐漸挽回口演童話純樸的面貌。

如今「口演童話」配合動畫的視覺、聽覺盛行於兒童圖書館，由說故事媽媽和志工推展。西岡英夫當時引進口演童話，不能不說是關愛臺灣兒童的一種舉動，作者的敘述見證共生共榮的文

學生態。

其三是池田敏雄在強權的「皇民化運動」時期，日本當局需求臺灣人對日本的認同，而「戰爭美談」為兒童讀物主流的時候，竟然著眼於臺灣民俗的搜集、出版，喚醒臺灣人的民族意識，引導發現民俗風貌的美，並發掘才女黃鳳姿，那出於良心和宏觀的熱血作為，不是需要很大的勇氣嗎！感人至深！

* 見證臺灣文史質樸堅韌的生命力

作者不僅彌補了臺灣兒童文學史的空白，更重要的是見證了臺灣歷史文化堅韌的生命力。在異族統治利誘、威脅、壓迫，無所不用其極的狀態下，臺灣人忍心耐苦，從縫隙中求生存，繼而求發展，堅韌的生命力，也獲得日籍文人的支持，甚至攜手共生，這可歌可泣的史詩，邱著《臺灣近代兒童文學史》給了強有力的見證，意義非凡，影響更是十分深遠，茲舉其一二與讀者分享：

一、見證臺灣人文化素養的水準：

光復後的臺灣，在二二八的陰影、白色恐怖的統制當中，臺灣人的形象是被扭曲、被矮化、低俗化的，身為臺灣人無不深感悲哀，卻無從解說。意識形態的影響下，許多外省人認為臺灣人接受日本 50 年的「奴化」統治和教育，根本就是一群沒有文化、沒有靈魂的被奴化的低俗族群，於是外省人高雅、臺灣人卑俗之說隱隱存在於很多人的思維中。

從《臺灣近代兒童文學史》中，我們可以清楚而具體的了解「臺灣人卑俗說」是錯誤的。當時臺灣的兒童文學作家群，不管是臺籍、日籍，他們心中只有對「兒童的愛」以及對「文化傳承」的責任，不但沒有取媚政治的心態，且是對政治的抗拒。至於配合時局和政令宣導的作品，是為政者利用了文學，並非作家攀上政治以自重，至於當時的教科書完全由政府編製，只有「御用作家」參與，並不在討論之列。

被奴化而卑俗，是對臺灣的文史缺乏理解的錯誤觀念，《臺灣近代兒童文學史》是導正的最佳論述。

二、見證臺灣兒童文學純樸的發展路線：

作者說：「日本殖民統治當局從初期的『懷柔政策』到後期的『高壓政策』，臺日兒童文學工作者如何在『共生的歷史』中建構臺灣近代兒童文學？臺灣兒童文學作家及臺灣新文學運動在臺灣近代兒童文學發展過程中的角色扮演？日本兒童文學工作者又是扮演什麼樣的角色？無論是日本居臺的兒童文學工作者或是臺灣在地的兒童文學工作者，他們所抱持的意識型態究竟為臺灣近代兒童文學的啟蒙期奠定什麼樣的基礎？」

作者所謂『懷柔政策』時期，臺灣的兒童文學是日人與臺籍人士「共生」、「共榮」的姿態發展的。日人以為「知己知人」是同化政策的基礎，因此廣泛的、深入的採擷臺灣民間故事、傳說、歌謠，作為施政的依據，作家更以它來滋養自己在臺灣的創作力，這無疑是「同化主義」政策下彼此認同的「共生」產物。

至於後來的「高壓政策」由來於孫中山的革命運動雖然獲得許多日本人的同情和支援，但臺灣總督府卻憂心忡忡，恐怕革命思想對臺灣人的感染，加之中日戰爭、八年抗戰、太平洋戰爭的

爆發等等因素，日本統治當局，似乎狗急跳牆，恐怕同化主義緩慢的腳步罩不住臺灣人開放的思想，為了徹底防範臺灣人的民族意識抬頭，採取了高壓的「皇民化運動」，有異於早先的共生、共榮。作者以懷柔、高壓分期，觀察入微，貼切而合乎史實，發現這純樸的，不攀緣政治的發展路線，彰顯了臺灣文人的骨氣，作者筆鋒所致令人感慨！

三、見證臺灣兒童文學從本土出發：

就像兒童文學的先進，歐洲各國一樣，臺灣的兒童文學也是從「爐邊故事」和「童謠」開始的。本土意識是作家的情愫，與國際接軌是出版家的宏觀，相輔相成，維繫臺灣兒童文學的命脈。

譬如平澤丁東著《臺灣歌謠與名故事》、片崗巖著《臺灣風俗誌》、池田敏雄對艋舺民俗的深入調查研究，繼而指導黃鳳姿書寫《七娘媽生》、《七爺八爺》、《臺灣的少女》來說，都顯示日人與臺灣人在共生中，視本土文化為兒童文學的基礎和出發點。

在懷柔政策與同化主義的時代，日本人對臺灣的兒童文學推展，一方面直接把日本的東西搬到臺灣，另一方面也從臺灣本土蒐集資料轉為兒童讀物的，也就是在地兒童讀物的出版是偏向本土的。

這與教科書的內容傾向日本移植的題材，如〈桃太郎〉、〈猿蟹合戰〉、〈舌切雀〉、〈卡噠卡噠山〉等日本傳說故事，而少見臺灣本土故事，彼此的情況截然不同。

從這情形看起來，宇井生、西岡英夫、平澤丁東、池田敏雄等人的耕耘，更加令人佩服其用心和宏觀，因為他們身為日本人，卻站在臺灣人的立場，不隨著統治當局的同化主義起舞，且認為「同化」是互動中產生的情愫，並非脅迫可得。

臺籍作家方面，作者所列出的名單，不但在成人文學有顯赫的名氣，他們也都站在兒童的立場和觀點，為兒童寫過詩歌、童話、小說。可見文學家的思維和政治者之間是有很大的差異的。

四、釐出作家在兒童文學的定位：

多少日治時期為臺灣兒童文學辛勤耕耘的臺灣人，多少情寄臺灣的日本文學家，認同臺灣的居臺日人，他們揚棄意識形態，突顯臺灣純樸的精神，有的妙喻不可言，有的言在絃外之音，共同以文字的力量在殖民強權下，寫下多少令人拍案叫絕的歌謠、故事，這些可歌可泣的舊人、舊事，豈可泯滅！

賴和，大家知道他是臺灣新文學之父，但他在兒童文學累累的果實有多少人談起？譬如〈思兒〉這首詩，不僅親情洋溢，而對「死亡」的題材加以著墨，是相當「新潮」的，在當時是一種對禁忌的「顛覆」，令人佩服且驚奇。還有以臺語寫作的〈呆囡仔——獻給我的小女阿玉〉，語言上的本土意味加上童心童語，充滿無邪的稚氣，叫人感覺大文豪是「不失赤子之心」的。

又如楊逵的《水牛》，雖然主題是在表達日本剝削貧農的抗議、以及對貧富差距的不滿，卻也刻畫了理想的兒童像。《頑童伐鬼記》是少年小說，描寫了弱勢者對抗強勢者的頑皮故事，頗具震撼力。

其他所列舉的作家，有的傾向民俗、民間故事的搜集改寫、再創作，有的本是成人文學作家，卻也為兒童寫故事，作者列舉臺日數十位作家，一一研究他們的生長背景、探索他們的心靈深處、分析他們的代表性作品，給予他們在兒童文學範疇的定位，工程之浩大，資料之繁雜，如不是滿懷熱誠與使命感，怎能完美的提出如此豐盛亮麗的成果！